

緬懷《兒童樂園》

之前曾在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的展覽中看到《兒童樂園》創刊號，兒時美好的回憶湧上心頭。

筆者於太平洋戰爭結束十年後出生，戰後的香港一窮二白，書刊種類不如今天那樣五花八門，兒童刊物更屈指可數，而且也多是黑白印刷的。像益智刊物《兒童樂園》，圖文並茂，是其時小朋友的恩物。筆者小時家貧，很難掏錢買一本《兒童樂園》。依稀記得，其售價是港幣五、六毫子，那時家人多在家吃早餐，偶爾媽媽會給我們姊妹一些錢自行到大牌檔買早餐，用斗令能買到一條油炸鬼或一大碗白粥，就能讓作為孩子的我們吃得飽飽的了。所以，五、六毫子可吃到多份早餐，試問若拿這些錢去買一本課餘書刊，該有多奢侈，一般家庭買不起。有時見到有同學的生日禮物竟然是一本由大人送的《兒童樂園》，羨慕不已。曾有個機會忘記了是從哪位親友手中見到《兒童樂園》，借來翻一下，即興奮異常，捧着它，愛不釋手，翻書時小心翼翼，生怕力度大一點會損害書



HK人與事
荃葵

角，或磨壞某一幅生動插圖。
《兒童樂園》內容豐富，有歷史故事、世界童話、兒歌民謠、謎語、生活知識等。筆者最愛猜謎語，猜對了，會向家人和同學炫耀，猜錯了，心中暗想：下次一定猜對。只是這個「下次」，不知又要等到何時才有幸再看到此書。

筆者及後才知道，原來《兒童樂園》與日本有關。首任社長聞超白在日本佔領時期的旅順成長，知道日本看重兒童教育，出版了《小學生》兒童刊物，《兒童樂園》就是參考《小學生》出版的。《兒童樂園》早年銷量約六千至八千冊，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銷量為三萬多冊，而且持續增長。一九八二年銷量更達到五萬至六萬冊。其後未知是否因出生率下跌，兒童讀者減少，銷量下跌，終在一九九五年停刊。

這份已停刊多年的半月刊兒童刊物，據說得到有心人自資復修每一本，全套一千零六期按年代整理成五部分上載網站，供人免費下載，十分難得。



人生在線
葛亮

湯圓長到一星期時，小姨帶回家一隻小奶貓。這小貓看上去，比湯圓略大些。虎頭虎腦的。但是身上的毛支棱着，應該是未受到很好的照料。

外婆說，這是哪裏來的。小姨說，廠裏傳達室趙大爺撿到的，在花壇邊兒上。我想咱家不是有芒果嗎？我不能見死不救啊。外婆說，不會是野貓生的吧。你怎麼回事，什麼都往家裏搶。有寄生蟲麼。小姨不接她的話，打了悠長的呵欠，說，下夜班睏死了，媽我去睡覺了。但沒過一會兒，小姨便宣布她睡不着。她跑到了貓窩邊上，看她剛剛放在窩裏的小貓。但是，她瞧見芒果蜷縮在箱子的一角，身體捲曲着，將湯圓也包裹在自己的皮毛裏。而那隻新來的小貓，趴在箱子的中間，好像是睡着了。顯而易見，芒果用這種方式，表達着對這個來歷不明的小貓的排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空間。

小姨嘆一口氣，她輕輕捧起小貓，將她放在芒果的肚皮旁邊。芒果一動不

本能

動。小貓在溫暖的母體旁邊受到了誘惑，出現了本能，開始將身體往前拱，甚至開始擠壓湯圓。芒果急了，喉嚨口出現低沉的嘶聲。牠用後腿猛然一蹬，小貓被蹬出老遠，哀戚地叫喚起來。這游絲一樣的聲音，讓小姨十分心疼。她將小貓放在手心裏，對着芒果，做了一個懷抱的姿勢。她對牠說，芒果，誰的孩子都是孩子，你不能見死不救啊。

不知芒果是不是聽懂了。當小姨把小貓再放進箱子裏，芒果的身體慢慢舒展開來。她衝着小貓的方向，軟軟地叫了一聲。小貓如受到了鼓勵，爬向了牠，鑽到了牠的肚皮下面。拱了拱，飛快地找到了牠的乳頭，吃起了奶。大約突然而至的痛楚，讓芒果的身體顫抖了一下。這小貓，大概很久沒吃東西了。

芒果平躺下來，閉上了眼睛。小姨舒了一口氣。忽然，她衝我大聲說，快看啊。我已經看到了。芒果抬起頭來，牠將鼻子靠近了小貓，仔細地聞了聞。在片刻猶豫之後，牠終於伸出了舌頭，開始舔這隻小貓。舔得異常仔細，從頭到尾。

小貓在這舔舐中，似乎感到舒服，發出軟軟的叫聲，耳朵也耷拉下來了。

牠雜亂的皮毛，也在被舔得清晰順滑了。這是一隻黑白相間的小貓。牠的背上，有一個黑色的「T」形的花紋。小姨說，毛毛，你看，這像不像個榔頭。

於是，這隻小貓，從此被命名為「榔頭」。

榔頭是一隻很壯健的小貓。這一點，同時體現在牠的性格和生長。相對於湯圓，牠長得更快，一個星期個頭已經大了不少。並且，牠有天然的爭取的慾望。牠吃奶的時候，就是「用盡了吃奶的力氣」，佔據最優越的位置，還時不時地把湯圓往旁邊擠。而湯圓呢，則有些逆來順受的性情，當然，也可稱之為隨遇而安。把牠放在哪裏，便老實地待着。雖然牠也睜開了眼睛，但似乎好奇心僅止於向四周張望，而不像榔頭似的四處亂爬。牠也並不介意榔頭佔了牠的母愛。榔頭有時，會爬到芒果的肚皮上，四仰八叉地，還打起了呼嚕。小姨就嘲笑地說，牠可真不把自己當外人啊。

這時候，芒果就默默地將湯圓用嘴巴叨起來，放在離自己更近的地方，不厭其煩地舔牠，彷彿以示愛的公平。

（「貓的故事」之三，標題為編者所加）

誰在拉斐爾筆下陶醉

「……古人那些完美的詩歌和雕塑範本成為了令後代備感困惑的模板。整幅畫作渾然一體，並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完美。聖塞芭莉亞居中而至，沉浸在那樣的靈感中，正如畫家在其腦海中構思的形象。她那深邃、傳神的黑色雙眼仰視着；一頭栗色長髮紮在腦後——她手握一個小管風琴——她的表情，從某種程度來說，因她的激情和狂喜而鎮靜，並在生命的溫暖和光輝中貫穿始終。她聆聽着天堂的音樂，並且，正如我所想像的，剛剛停止為圍繞在她身旁的四位人物歌唱，從他們對她的態度能夠看出；尤其是聖約翰，以一種溫柔但慷慨激昂的姿勢將臉頰向她偏轉，因他深厚的情感而疲憊。在聖塞芭莉亞的腳下散落着多種破損和斷弦的樂器。至於畫面的顏色我已詞窮，它令大自然暗淡無光，卻有它全部的真實和柔軟。」

如果說瓦薩里在其《藝苑名人傳》中的記載更多是對《聖塞芭莉亞的陶醉》畫面表象的客觀描述，那麼雪萊在於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的信中所闡述的觀感則注入了更多私人情感。與其說是書信，這一段單獨提煉出來的文字更像是對畫作言簡意賅的藝評。值得一提的是，身為浪漫主義詩人的雪萊更多聚焦畫中聖塞芭莉亞的神情和所出現的音樂元素。那麼畫中令他傾倒的女性形象究竟和音樂有什麼特殊關係呢？

聖塞芭莉亞的原型是一位公元三世紀羅馬的殉道貞女。在公元五世紀末期出自《聖塞芭莉亞的受難》(Passio sanctae Ceciliae)中的一段文字將她曲解成了音樂的守護神。文中記述了她和羅馬貴族瓦萊里亞努斯(Valerianus)的婚禮：「隨著樂器開始演奏，她在心中向上帝禱告：『主



畫外有音
王加

啊，請讓我的心純淨無瑕，免得我偏離那條筆直的狹長之路。』」這段話自中世紀開始被「演繹」為聖塞芭莉亞用管風琴或其他樂器來向上帝祈願。作為全世界最古老的音樂學院之一，於一五八五年成立於羅馬的國立聖塞芭莉亞音樂學院更是以這位殉道貞女命名，並將她奉為學院的女守護神。隨着聖塞芭莉亞的音樂守護神身份日益普遍，畫家們也逐漸開始以她的物象形象為靈感進行藝術創作。據瓦薩里記載，《聖塞芭莉亞的陶醉》是一五一三年由樞機主教羅倫佐·普奇(Lorenzo Pucci)邀請當時如日中天的拉斐爾為博洛尼亞市內蒙特的聖喬瓦尼教堂(San Giovanni in Monte)而繪的。畫作最終被懸掛在葬有崇拜聖塞芭莉亞的博洛尼亞貴族女子埃萊娜·杜利奧利·達里奧(Elena Duglioli dall'Olio)的小禮拜堂中。鑒於主教普奇的侄女安東尼奧與埃萊娜交情莫逆，如今的藝術史學界普遍認為畫作是由她拜託主教請拉斐爾進行創作的。畫中所表達的內容亦應是畫家按照贊助者的意願所完成的「命題作文」。

《聖塞芭莉亞的陶醉》一經完成，便成為描繪音樂守護神這一主題最具代表性的名作，大量同題材作品也隨之應運而生。在魯本斯爵士的《聖塞芭莉亞》中，音樂守護神的豐腴形象完全符合畫家對女性的一貫刻畫，但他將沉迷音樂的女主人公所演奏的樂器換做了羽管鍵琴。與之以同種樂器入畫的還有卡洛·多奇(Carlo Dolci)的同名作品。在古斯塔夫·莫羅的版本中樂器則被換成了里拉琴。相比之下，拉斐爾的祭壇畫顯然是上述所有同題材作品中畫面構圖最複雜，畫中音樂元素最具深意的版本。 (中)

註：上篇於四月四日刊出



客居人語
姚船

加拿大和中國大洋相隔，多倫多和武漢更是萬里之遙。就算站在多倫多地標——曾是世界最高建築CN塔的觀景台上，在雲天之際也無法看到武漢的身影。

然而，一場全球性的抗疫大戰，把武漢推到風口浪尖。位於與新冠病毒鬥爭最前線，全世界的目光一時間都聚焦武漢，為它擔憂，也為它祈禱。

我不是武漢人，故鄉在南海之濱。但從小在書本上，就熟知武漢的名字。地處華中，是重要交通樞紐。長江在它胸中奔流向東，南來北往的鐵路是它的手紋。革命的紅旗，鋼鐵的聲浪，讓這座城市不斷繁榮發展。

我有幸到過武漢。那時是一個小青年，和幾個夥伴在南京坐船，沿長江逆上武漢，然後獨自去探訪一對初在那裏工作的好朋友。一夜促膝相談，我知道他們已對武漢產生了感情。第二天，他們問我最想去哪裏走一走，我不假思索地說，長江大橋！

當時，這是長江第一橋。於國人而言，幾乎無人不知。身臨其境，我一下子就被它的雄偉壯觀震懾住。浩浩大江，鐵橋飛架，天崩地裂。站在橋頭堡上，藍天白雲，微風吹拂，賞心悅目。想起古人嘆息，「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看今人豪氣，「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從心底讚頌祖國這大好河山。

我正在惋惜，沒照相機留個影。朋友忙告訴我，下面有專門幫遊客照相的。我們下到岸邊寬闊的地面，找一個揹相機在招客的中年人，按他貼在厚紙板上的樣品，站好位置，讓他「咔嚓」一聲，把我們的身影和大橋定格在一起。回到故鄉城市沒多久，我就收到武

遙望武漢



新開放
武漢黃鶴樓毗鄰長江大橋，於昨日重新華社重

漢朋友寄來的照片。幾個手指大小，四方四方，三個人傻乎乎直立站着，看了惹人發笑。但我挺喜歡，因為背景是巨龍般的長江大橋，武漢的地標和驕傲。它留下了我的心願。

後來，那對朋友轉到深圳工作，我移居加拿大。年復一年，對武漢的印象似乎慢慢淡薄。想不到半個世紀後，武漢的名字，又突現在我腦海中。

記得除夕夜，我們這個中西合璧家庭，仍按中國人傳統，兒孫們回來吃團圓飯。當時，由於疫情，武漢的名字已被世人熟知。兩個媳婦沒去過中國，她們問我，你去過武漢嗎？我忙從塵封的相簿中，拿出那張小小的黑白發黃照片。大家看了都讚大橋有氣勢。小孩子忽然爆出一句：「爺爺，你怎麼不帶手機，拍更多照片？」兒媳撫摸他的頭髮說：「傻小子，那時候哪有手機？你爸爸還未出生呢。」

是啊，這麼多年了。我陷入沉思。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武漢已發展成一座擁有千萬人口的大城市。面臨如此從未遇過的大災難，封城、封路，停學、關店，千萬民眾都守在家裏，這是西方社會難以想像的。武漢人能經得住這嚴峻的考驗嗎？也許，這並非我一個人的擔心，相信萬千萬海外華人都曾有同樣的

憂慮。同根同脈的炎黃子孫，睡夢中都有長江黃河澎湃的聲音。

武漢人民，挺住了。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靠毅力，靠團結互助精神，一天天咬緊牙關度過，同與病毒進行殊死交鋒的前線白衣戰士一道，終於把病魔的囂張氣焰鎮住，迎來了黎明的曙光。那天是「春分」，時序上春天第一日，我從電視中知道，武漢新增確診病例為「零」。這是一個多麼振奮人心的數目字。春天來了，武漢的春天也到了。

武漢啊，不單有鋼鐵大橋，鋼鐵工業，還有意志如鋼鐵般堅強的人民。是他們，才是城市的脊梁。那對曾在武漢度過青春歲月的好朋友，在電話中欣喜地說，真想好好擁抱一下武漢人。我回應道，我居住的多倫多，已宣布進入抗疫緊急狀態，採取的措施，正是參照武漢的做法。武漢人民已經渡過難關，正逐步走出家門；而我們，卻仍在遵照政府「保持社交距離」的指示，開始留在家中。武漢人民樹立了榜樣，相信我們不久也會走出陰霾。

我和朋友相約，等明年武漢櫻花盛開，再到那裏去。站在長江大橋，聽滔滔江水訴說這座城市動人的故事。也不忘小孫子的話，拍下更多更美的畫圖。遙望武漢，我肅然起敬。

畫中自清涼



黛西札記
李夢

春末夏初之際，香港已現暑氣，繼續宅家「意遊」故宮，畫中乘涼。

在北方長大的朋友，不會不知冬日溜冰的樂趣。深冬時節，趕一個陽光好的晨早，走去北海結冰的水面，定能見到成群的人，三三兩兩在溜冰：有些腳踩冰刀鞋擺出「鳳凰展翅」或「金雞獨立」等優雅姿勢，膽小些的，乾脆坐在那木板上，用木棍當雙槳，像划船一般地慢慢「划」冰。今天的人們，除非是花樣滑冰專業選手，恐怕做不出「獼猴獻桃」等高難度動作，可在三百多年前的京城，每逢冬季，能在紫禁城見到不亞於今日花滑運動員水準的冰上表演。

現時故宮博物院中，藏有一幅清代乾隆年間宮廷畫家張為邦與姚文翰合繪的《冰嬉圖卷》。這幅長度逾五米半的畫作，正正生動展現了彼時宮廷冬日冰上遊樂的熱鬧圖景。中國古代向來有冰上活動的傳統，《宋史》中已記載皇家冬日喜「觀冰嬉」，而對於清代入主中原的滿人而言，他們在京城滑冰，是當年北地民俗傳統的延續，說得「形而上」一些，也是身

份認同與集體回憶的某種表徵。難怪乾隆曾以「冰嬉為國制所重」來形容之。

《冰嬉圖卷》描摹數以百計的「走冰」好手，在一年一度的冰嬉演出現場，為皇室以及眾大臣演出的情形。因這畫是乾隆皇帝的「命題作文」，可以設想畫家創作時代入乾隆視角的景觀全然呈現出來。畫中的「走冰」好手都是從滿清八旗官兵中挑選而來，為了冬日給皇帝及眾臣演出要嚴加操練數月。演出在觀賞性之外，頗為注重競技性，此圖卷中呈現的景象，即是眾多溜冰人排成隊列展示技法，並想辦法射中掛在高處的彩球。射中次數越多，所得獎賞便越多，無怪畫中人各展身手、躍躍欲試。

若你細看畫中溜冰人，不難發覺人人的姿勢與神情均不同：有人正欲拉弓射箭，有人揮舞彩旗或擊打手鼓，還有人甚至帶着小孩一同走冰，讓小孩在其肩上倒立，兩人配合做出高難度動作。這何止是溜冰，簡直是添加雜技和武術種種元素的「冰上嘉年華」。愛玩愛熱鬧的乾隆自然每年都不會錯過這冬日盛會，還曾作



《冰嬉圖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圖片

文一篇，其中提及「乃其冰床駐於琉璃之界，豹尾屬於鸞鷲之隈」，雖說文風過於華麗，有「掉書袋」之嫌，卻能讓後世讀者想像當年林木蕭索寒冬時分的難得熱鬧。

皇帝有皇帝的熱鬧，民間有民間的玩法。觀此《冰嬉圖卷》，讓我想及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畫家艾福坎普(Hendrick Avercamp，一五八五至一六三四)，也曾有描摹冬日眾人溜冰景象的畫作傳世。乾隆布置的「命題作文」雖說有「嬉」字，但眾人玩樂之中仍謹守規矩、井然有序，而艾福坎普畫中景象則全然

不同。這荷蘭畫家同樣描摹冰上歡鬧，同樣遠觀，唯視角擺得更低，沒有高高在上的俯視感。畫中顯然是一處鄉郊野湖，人多且雜，男女老幼各玩各的，讓觀者忍不住腦洞大開：角落裏一對男女在偷情；等等，有個人背着一捆茅草走到冰上來是想做什麼？還有，那邊有人摔倒了，誰幫他把帽子撿起來？

若給你穿越時空的機會，你願意回到哪幅畫中？是在乾隆面前表演雙人冰舞的「走冰」好手，還是艾福坎普畫中在冰上閒逛的鄉民？我想，還是後者的日子更為恣意從容吧。